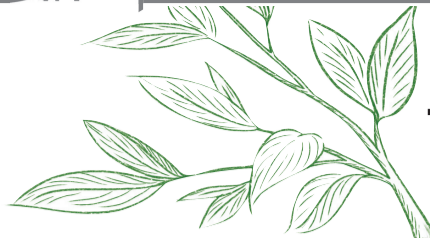




根的眷恋

□周成芳



故乡的春天

□唐安永

朋友林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她的叔父竹叔身患重病，生命进入倒计时，家人一直在医院守候。

“我想……”竹叔的嘴唇动了动，试图说点什么。“你想什么？”家人全都围在病床前。那些日子，竹叔除了因病痛不停呻吟外，几乎一言不发。

“我想回家……”竹叔的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竹叔之前一直住在城里的单位集资房，前两年又购置了一套新房，两边轮流住，平时也偶尔住儿子家，他这是想回哪个家？

“回……回赵家……”竹叔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林告诉我，赵家是竹叔出生的地方，离城里还很远。他希望去世后能葬回老家。

“好，好，一定回赵家。”竹婶将脸贴在竹叔的耳边，坚定地说。

竹叔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他慢慢闭上眼睛，在亲人的呼唤声中，安详地离去。

林说，当她亲口听到竹叔说想回老家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竹叔离开那里已很多年，祖辈留下的老屋早不见踪影。她想起了那句歌词：“人生是一粒种子，落叶就要归根。”她说竹叔就曾是那片土地撒下的一粒种子，后来，他开始生根发芽，再移栽到更广阔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待最后成了老树，枯叶全部凋零，又落到这片土地。

林讲完这个故事，眼睛有些湿润。我说，类似的故事我也见过。

前些年，我大嫂的父亲余叔突发急病去世。亲戚朋友在商议他的后事时，余婶说还是回河南老家。

余叔20岁那年离开老家参军到了部队，转业后分到千里之外的重庆工作，在这里娶妻生子，一过就是五十年。

听大嫂讲，余叔在很多年前就说过，将来死后

要把骨灰葬在河南老家。

我见过余叔几次，为人谦和善良，有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我一直很奇怪，他在这里生活几十年，口音怎么就没一点改变呢？朋友阿龙说，他的岳父是东北人，来小城都快60年了，也依然乡音未改。

前段时间，朋友君让我替她留意一下城里的楼盘。她的么叔么婶退休了，准备回老家置房欢度晚年。我很是好奇，她么叔家不是在上海吗？那可是国际大都市啊，怎么想到回小县城生活？

君说，她么叔在大城市生活几十年，早已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可总感觉在那里找不到根。他说，人老了，还是踩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才感觉踏实。

我有个微信好友，是我小时候的街坊邻居，她很早就随父母的工作调动去了杭州。前两年偶然在一个微信群里遇见，相互加了好友。因为一别多年，彼此生活毫无交集，聊天记录一直是空白。

最近一段时间，我将近年来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上传到朋友圈，其中有一些写老家风土人情的文字。这类文字吸引了她，她开始频繁在我微信留言。以前老家的某某现在在哪里？老家的蒜花味道真不错，好多年没吃过了。双巷子还在吗？浦里河的水是不是还那么清澈见底？以前夏天我们经常到河里游泳。对了，你晒老家酥肉的那条朋友圈怎么不见了？我想学着做一次。她问了我很多问题。

她说，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有些啰嗦。在异地他乡多年，对老家的印象其实已经模糊。可看到你的文字，让我的记忆一点点复苏，如果我告诉你，我现在特别想念家乡，你会觉得我矫情吗？

我说不会，因为我也曾在他乡漂泊多年，原以为那会是一辈子的归宿，可我最终还是回到生养我的这片土地上，因为我的根在这里。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珍视每一个春天

□谭鑫

尽管参加工作多年，但我感觉内心的时差，依然摆动在校园。而如我这般在工作时代常怀念学生时代的人，在学生时代，未必有多么热爱念书。

这或许算是一种人性的叛逆吧。

从小学开始，我就不喜欢念书。这件事，同学知道、老师知道、村里的小伙伴也知道，就连学校小卖部的老板都知道……全世界，只对我妈一个人是秘密。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妈，也是我整个世界里唯一的“敌人”。

我妈有一句治“我”名言：“我不是你妈，山坡上的黄荆棍才是你妈，你也只服黄荆棍！”我妈不愧是我妈。

童年的我调皮捣蛋，母亲没少管教，但我对言语威慑这种东西天生免疫，每次都当是一场过堂风罢，起风时跟着唯唯诺诺，风停了依旧我行我素。除非母亲真被激怒，握着一根黄荆棍而来，我才会根据黄荆棍的粗细软硬，鉴别母亲的生气程度，预判是就地服软还是望风而逃……

其实，惨烈的现实中，只要这根象征惩戒的东西一出现，每次我都是就地服软，毕竟“坦白从宽”的诚言从小洗脑。

有一天，我“不喜欢念书”的事还是被我妈知道了。但那一天，我却意外，没尝到“黄荆棍炒肉”的滋味。

那是一个春天，“非典”正悄然流行，在校园里

成为谈虎色

变的话题。

老师们天

天叮嘱，

只要家中有人从疫情高发地区回来，必须向学校报告。恰巧，班上就有一个同学，爸爸刚从某地打工回家，她便立刻把情况报告给老师，老师便当场给她放假半个月。

恰逢大伯从大庆回乡，经过同学的例子——“提点”，这么好的逃学机会，要不试试？

我便对数学老师如实汇报。“大庆？”老师眉头一蹙，我眉头一喜，开始盘算着该怎么收拾书包。没想到她却说：“这个城市不在防控地区中，莫开小差，好好上课吧！”此话一出，我的喜悦瞬间被冻结在眼神里。

但我最后还是成功了。时隔两天后，我重新编织这个话题。这次我取了个巧，改向班主任汇报，而且伯伯变成了姑姑，大庆换成了北京。

终于，我成功“挣”得十余天的假期。回到家中正是午后，母亲正在剥蚕豆，这个时间点看到我她显然很诧异，不断地刨根问底，我用当初对老师的那一套说辞，勉强应付过去。

吃过午饭，我正准备出去玩时，母亲叫住了我：“放下碗就跑，你准备去哪儿？”“出去……走走。”“读书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

也许是我的心理活动表现得过于雀跃，让心存疑虑的母亲发现了端倪：“我正缺帮手，那你今天哪儿也别去，就跟我一起，把这一堆蚕豆剥完吧。”

那天下午，我哪儿也没去成，任凭春天在眼前和心里百般挑逗。如今想来，知子莫过母。母亲没有拆穿我，或许是想让我对比一下读书和干活，究竟哪条路更苦。第二天，我跟随母亲回到校园。

其实严格说来，我并没有多热爱春天，无非是不喜欢被束缚。还好，熬过冬雪夜，总有春花开，春天或会迟到，但总不缺席。

即便从童年到青年，从校内到校外，我依旧没能“逃向”春天。但我知道生而为人，我们都难免会经历一些考验，也终将更珍视每一个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周末，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把我从梦中吵醒。我一骨碌翻身跃起，带上相机，邀约友人外出踏青。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那一簇簇一片片的红白黄绿交相辉映。聆听春的歌声，田野里的油菜花吐露着芬芳，河边的柳枝已绽放新芽，小河里的水清澈见底，映衬着青翠的田野。

我和友人一路沿蜿蜒的小径，向山巅进发，感觉整个人一下子轻盈许多，到处有明媚的阳光、斑斓的色彩，有悦耳动听的鸟叫虫鸣，还有令人陶醉的香气。登上山巅，俯瞰星罗棋布的村庄，此情此景，故乡的春天犹如电影里的镜头徐徐展现眼前。

我的故乡是建在河边狭长的一块地上。故乡的房子外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公路边是那条奔流不息的梅溪河，河对面是壁立的大山。所以，春天如果要来，是无法绕过故乡的。只要东风吹起，春天就一定会从故乡经过。我喜欢故乡，喜欢梅溪河，喜欢梅溪河的春天。

故乡的春天总是姗姗而来。故乡的春天绝不会是一见钟情的爱情，一下子就攫住你的心，瞬间便轰轰烈烈，她只是微笑着，款款而来，渐入佳境。

故乡的夏天总是特别的热，冬天又特别的冷，特别相宜的只有春秋两季。对于体弱多病的我，总是特别期待春天快些来到。那种急切的心情，也总使我对春天格外敏感。

某一个早晨，叽叽喳喳的鸟声将我唤醒。在探寻鸟声的时

候，我发现窗外有晨曦的微明。这些隐匿了一冬的鸟儿们，生怕我不知道它们回来，迫不及待地呼朋引伴，忙着讲述这个冬天的旅行里种种新奇的见闻，忙着表达久别重逢的欢呼雀跃。

樱花、桃花、杏花、梨花，纷至沓来。樱花首先告春讯，桃花粉面含羞，梨花肌肤胜雪。对岸的山，就像一幅不断变幻的画卷，将春天的百媚千娇在你面前一一展示。

住在梅溪河边，的确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新草流翠，柳树生烟，朴实美丽的田园，清新明朗的意境，儿童天真活泼的气息，无一不让人心旷神怡。故乡的春天就是这样的。

故乡的春雨轻轻悄悄，细细密密，温柔多情。春雨的夜晚，在温暖的被窝里，静听雨的絮语，伴着黑夜里纷纷落花的芬芳，沉入一个温柔多情的梦。故乡的春雨，就是一首轻柔甜美的小夜曲。

春天一到，故乡的空气都清亮了许多。天空一改冬日那沉闷的铅灰色，渐渐地变浅、变蓝。几朵猫儿般茸茸的云，静静地躺在天空里。天空下是墨绿新绿交织的大山，清亮的小河上，几只白色的大鸟结伴飞过。大家都从房子里出来，走到天空下去，晒太阳。

这，就是姗姗而来的，故乡温柔秀丽又不失活泼可爱的春天。(作者单位：重庆奉节县明水中学)



能懂的诗

门前小河明晃晃

□梅万林

薄雾落满双肩，清辉当空洒下
有时风吹，有时雷鸣，有时暴雨如注
门前的小河一如既往没有浪花
——欢呼雀跃的那种
当然更不必说乌篷船了
水草倒是很茂盛，吐出长长的尾巴
间或也婀娜几段优美的身姿
可是，那时的我哪里知道啥叫逝者如斯

阳光很好的时候
小河也有波光，细长而且精瘦
明晃晃一大片，耀着人的眼
春天是麦浪，夏天是稻花
绝对不是鳞甲所能比拟的
只要你愿意，既能看见游鱼
也能看见河床的细石
而不必刻意化作沧浪之水
可是，那时的我哪里知道
何时濯吾缨，何时濯吾足

不是说流水无情吗
小河的水一淌就是数日或者数月
却从未遇见进京的书生和痴情的小姐
蛙鸣声挤挤密密
阿妹的手绢，阿哥的竹叶
总是被满天星光细细打捞
流过了童年，流过了梦
如今却流进了异乡人的夜半三更
捡一颗石子丢进水里
一圈一圈的长痕该是江水出发的样子吧
还好，明晃晃的，没有一丝清冷的影子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旅委)

半掩春光 (外一首)

□余公

山这边的人盘算着
谷雨后将牛放牧到山那边
向阳山坡诱人遐想
铁峰山大垭口的情歌
活像枝丫上绽开的花苞
锦鸡在空地勾画爱情
油菜花田嬉戏蜂蝶
快速公路从山底隧道钻过去
开州比万州的花期略慢半拍
十里竹溪温婉婀娜
携带香风的绸扇半掩春光

临江混蒸

坐在江里河岸上的古镇
恍惚一位非遗传承的老人
小巷在记忆的幽深里
用竹编的蒸笼拼图
那些散发着浓香色彩
将春天与秋天拼在一起
树林与田地拼在一起
小河与大海拼在一起
我们安静坐下来
慢慢享受怦然心动的时光

(作者系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退休职工)

